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外篇

卷十七

口仁3

704

17

門 仁 13
號 707
卷 14

周易

解莊卷之十七

尾張

宇津水益夫天放解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陸方壺云。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

昧。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月繁。從

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

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

解莊

卷之十七

知北遊

一

後上居歲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

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獨見云。玄水隱斧。喻幽隱之中。白水狐闕。喻半明半疑。帝宮黃帝。喻心。南華文髓云。隱出斧起。丘貌。夫知之爲物也。非知盡天地宇宙之事理。則不能自止也。馳騁周旋。無所不至。故凡人爲知所玩弄。而不能安其性命之情者。比比皆然。雖然幽隱晦昧之中。玄冥幽微之處。則知之所不能知也。人能用_二力於斯。而有自得之。則免知之玩弄。而當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其玄冥幽微。晦昧幽隱之所。實非

黑闇不明之地。唯知之所不及。而見聞之所不預也。人能不為知所玩弄。而超越乎思議之表。腳踏實地。則其知之以為玄冥幽微晦昧幽隱者。恰如懸日月以照四海。六通四闢。無所不明也。唯道歷歷明明。亘於萬古。而不隱晦也。獨知不能知之。故以北遊玄水隱弇等之喻示人也。夫人之欲學道也。必先欲以知慮得之矣。道非知慮之可得。篇篇言之既詳。然人去知。則茫乎無所倚。故聞知之無用。而欲去之。轉去轉多。愈棄愈起。實不可奈何者也。此以知去知故也。若欲免其患。則當向知之未

起時而推究之也。知之未起之時奈何。即是知未北遊於玄水隱弇時是也。雖有知。不能知其知之所不知。實是人人命根之所由伏也。於是脫然透得其命根。則再何遭無為謂哉。遭無為謂而發問。猶未免知之餘臭也。何者。無為謂者。真體發見之時也。方此時證得無為謂與我無二無別。則我即無為謂。無為謂即我。當體歷歷明明。而玄冥幽微晦昧幽隱。無聲無臭。無知無不知者是也。其對無為謂而發問者。與無為謂有別。此乃知之餘臭。而見道而未證是道者是也。可惜學道之人。工夫純

熟。至於真體發現之時。一念歡喜。自以為大事辦了。此念方起。即是知。遭無為謂。而發問之時也。無為謂之不答也。非有可答者。默而不答也。既是無為謂徹底無可答之言也。下文曰。明見無值。若有值者。則與道為二。明見則無見。不道其無值。即是真體。明見之中。歷歷透明也。陸云。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安者。無不安者。無有得者。無不得者。唯是無有矣。知之間。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此知之所以不得問也。弇字典云。音焚。丘高起貌。闕。古穴反。於是知不得其旨。不得問而

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曰。白水。曰南。曰反。曰狐闕。反觀則真明發露。猶起知。而登狐闕。半信半疑之地。可見蒙叟下字之奇奧矣。玄冥晦昧。非知之所得而知也。白水之南。明白可以知而得之地也。雖然。半信半疑。不可決定也。狐闕。寓狐疑猶豫之義也。狂屈二字妙。狂者。狂狷之狂。而進取之義。屈者。雖有進取之意。而未決定。欲進而次且之義。唉。嘆聲。項羽紀曰。垂父曰。唉。孺子不足與謀。此嘆而含不滿之意。狂屈見道。髣髴未徹底。故有此歎聲。是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狂屈

雖認得無為謂之地。不能演其髣髴於言語也。知又不得問。反於帝宮。帝宮者。心王之所居。黃帝者。中央之帝王。知之所出。宮室。衣裳。軒冕。舟車。杵臼。甲子。禮樂。文字。自此帝始也。知自省於靈府。而自問其心中之帝王也。此非黃帝。無以受知之問者也。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也。我與汝終不近也。言與道相去之遠也。知問黃帝而知道者。以心識慮推意究者也。然有自知之明。存乎其問焉。此非自得忘言之地。故曰終不近矣。知謂黃帝曰。以下百七言。錯簡在下。移此以接文脉。知因

問黃帝。以其名異之故。黃帝曰。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知也。狂屈之似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猶未免為知所撫弄者也。狂屈以黃帝為知言者。以知知道之體。而發之於言。故也。唯狂屈聞之。而不及無為謂。其可察也。故引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知言兩失其真也。何從何道之道字。與由同也。三百二十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以下數段。受不言之意。而論天地陰陽萬物死生之理。終歸本根也。黃帝猶且僅有知言之聲。若執其理。而不知化。則徒聞道之談話而已。何道之明。學者當剗心以體之也。夫天地無爲。而無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道無不在。有成理也。人有大美明法成理者。必莫不發之於言也。間有發於言而失其大美明法成

理者。天地四時萬物。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爲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亦無爲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百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圓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而不在。自古固存。而無時而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造化。萬古此人物也。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也。冲漠無朕。超於形色名聲之表。而固無所容。吾知也。則何所容。吾言與議與說哉。聖人所以行不言

之教成無為之化者。觀乎斯而已。淵乎微哉。八十
六言。無知。無欲。無事。無為。無憂。無怒。無喜。無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
浮沈。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
以觀於天矣。

至此說其本根。總而言則道也。夫道者。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故六合之巨。未離道之內。秋毫之小。待
道成體。天下亦浮沈乎道之內。終身不故。日新日
日新而不已。造化得之。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

惛。惛然若亡而寔存。油然無形而自神。萬物自生
自畜。自養自育而不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
之所以為天。居然可知矣。故曰。此之謂本根。此乃
聖人不言之教。無為之化。所由出也。六十五言。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

陸云。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人閒世曰。狗耳目之內通。而外乎心知。則鬼神將來舍。而况其凡乎。獨見云。正汝形。遂其生也。一汝視。偏不在外也。天和。性體冲和之氣也。攝汝知。內緣不起也。一汝度。外事不接也。神將來舍。神能守形也。瞳焉如新生之犢。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由來也。睡寐。默出得道境界也。惛恍入神也。真彼之實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

此也。昧晦猶謬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昧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反言之也。陸又云。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子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此齧缺聞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昧昧也。彼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至也。瞳

焉。其瞳子烏律律也。以形容無心無知之狀也。方思善曰。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而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為陳迹。安可求而持之乎。齧缺睡寐之註。西仲添當下頓悟四字。其拙甚。形槁心灰。無故無心。不可與謀者。形容於睡寐也。豈可與謀事哉。百三言。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碧虛音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丞乃官名也。委。積聚也。陸云。夫人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形形相禪。無有窮盡。故曰。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也。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

解莊子卷之十一
疆陽氣也。疆陽乃健動之義。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者也。夫舉吾身而皆非吾有。則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非我有。則貪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心。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之義。亦可想矣。江遁云。道之與我。異名同實。道即我。我即道。無有差殊。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丞答問。以破碎之者也。吾之一身。天地疆陽氣之積爾。倏聚倏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

道哉。究觀此身。天命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生身。悉出乎天地之委順。委和委形。至於孫子。抑亦遠矣。是天地之委蛻耳。故或行或處。或不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矣。夫欲知其形。顧若影則知之。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陽者。又胡可得而有邪。蓋將反於無生無身之先。而同乎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問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其所自而始也。既已離乎道矣。故託言如此。百九言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
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而其一作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陸云疏濬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
掊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奧之義。崖。邊際也。略。
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而至有生。

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
無極之真也。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
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知
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曉。蓋精神之
精。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易
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質者也。萬物皆以形相
禪而生。故胎生卵生。總是生類。既生矣。不能無死。
其來不知何所來。其去不知何所止。無門無房。死

解 卷之十一
生去來。四達之皇皇也。道之為物也如此。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見發。是故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當然。無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獨見云。既言疏濬澡雪。而又言掊擊。則非求其精明。第欲成空洞無物之象。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也。又云無門無房。打破一切苦惱地獄。皇皇正解道字。人間世有無門無毒之語。語似而旨

異。宜相發明也。皇皇盛隆貌。前有陰陽互根之說。此有昭昭冥冥有倫無形之語。能去此二而一貫此二者在焉。其一貫無門無房。無死生去來。故無迹無崖。思慮則遠矣。不思慮則茫乎無著落。能因首章知北遊之義。而可以邀而得之。百五十八言。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夫道非無爲謂之真。則不可體得之也。狂屈黃帝。似與遠而已。況博之以知。不必知。辨之以慧。不必慧。假令雖以辯博得其知。慧而知慧之開。即混沌之鑿也。其真必死。何道之體。是以聖人斷之。所謂絕聖棄知之義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此何者。死之未嘗死。生之未嘗生。亘宇宙而無所終窮也。此乃聖人之所保也。陸云。保者。如保任此事之保也。淵淵若海。其深不可測也。魏魏終復始也。其始無首。其終無尾也。巍巍廣大無窮之意。於外則運量萬物而不匱。於內則萬物皆往。

資焉而不匱。此道德備於身。則符徵見於外者。乃是君子之道也。人能弘道以運量萬物也。天地日月萬物。皆往資之。以爲天地日月萬物。此資於斯。以爲其本根。此道盡根乎內也。內外兩不匱。而後始可以名道也。諸解以君子之道與往資之道。爲優劣之說。抑道非人不明。道何由獨明哉。人非道亦不能反其根宗。以微其幽微。內外通徹。而後無爲謂之真。可自得。諸解猶未免辯博知慧之域也。陸云。此段補出天不人不人不成意。更周匝。八十三言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

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醺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陸云。中國有人。謂至人也。至人神矣。大旱大浸。未嘗害之。非陰非陽。死生有無。不足以係之。出於二五陶鑄之外也。但處乎天地之間。而直且爲人。有人之形。故也。將反於宗。無人之情者也。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其德與冥冥合。故能相忘於死生也。宗本也。自其本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

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暗醺。故曰生者。暗醺物也。壽夭同歸於散滅。人生不過百年。直須臾耳。何足是堯非桀。噍噍焉。千須臾之頃乎。循本云。禮記注。醺。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故凡人所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陸云。蓋堯桀終有是非。游心於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耳。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微物。猶其高下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比倫。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

知矣。是以聖人遭而不違。猶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其所當盡而已。過而不守。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譬因株守。不自解脫者。抑亦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也。為之而有以為者德也。偶遇也。偶而應之。無心為之者。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間。莫不由此。獨見云。暗醞梅漿中所發之泡。泡之起滅。有先後。猶人之死生有壽夭也。由是觀

之。不過須臾之頃耳。果茲有理。所結有先後大小。猶倫之序也。蓋帝王之治。無為而無不為也。調是與我和浹者。便應之以德。偶是與我對峙者。便應之以道。德是同得項。遭之不違。道是各行項。過之不守。百言。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解莊子卷之十七
此段本在首章聖人行不言之教上。今移續前文。
夫道德者。非辯博智慧之所能致至也。故曰道不
可致。德不可至。儒者謂學以致道。不知道無為而
常自然。不可致也。德本純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
而有至之名哉。道德既不可致至。獨近道而可為
者。仁也。義則主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
助為偽而已。故引老子曰。云云。禮者道之華。而亂
之首也。今不調而應之。偶而應之以道德。而欲以
知慧辯博致至道德。亦奈何。故復引老子。以明前
數條之義也。今已為物也。不知物物之非物。而欲

以物復歸本根。其難矣。然不難者。其唯大人乎。大
人所謂有人之形。而無入之情。受純全於天而已。
不與。其易可知也。九十七言。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
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
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聖人故貴一。

此段亦同移。此以接續下文。受上文而言。今已為
物。則未免生死悅惡之心。不免悅惡之心。而欲以

復歸本根。不亦難乎。然大人易之者。何也。夫死生
本為徒。因氣之聚散耳。故曰。生也死之徒。死亦死
之徒。則死亦生之徒也。死也生之始。則生亦死
之始也。互為始終。莫知其綱紀。陸云。造化之機。成
功者退。將來者進矣。而萬物之生也。死也。莫不出
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綱
維是也。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
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網緼。有所附麗。則塵
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因
浪發。冰自寒凝也。散則復歸於水。知死生之為一

氣。則唯任其陶冶。而無所患。今人但以生為神奇
而美之。以死為臭腐而惡之。豈知神奇化為臭腐。
臭腐復化為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歆。
何惡可厭。聖人則處之一如。而不起分別。其所以
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也。是所謂火傳
也。不知其盡也。獨見云。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生
死為患。豈知死生無定。莫知其紀。患之亦無益乎。
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為患。聖人處乎一。故任
道而無所作為也。八十五言。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

解莊
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殽。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卻隙古通用。殽音韜。袞陳筆反。溲音流。陸云。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貌。油然溲然。入貌。出為生。入為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為生物所哀。在人則為同類所悲。其悲也哀也。死者不得而知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殽。墮其天袞。囊弓曰殽。囊衣曰袞。循本曰。紛亂宛轉。形容解殽墮袞之貌。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

殽袞。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之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反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其家而不樂者乎。而我噉噉然。從而號之。何為者哉。齊物論曰。弱喪而不知歸。天下盡弱喪。而不知歸者也。噉。七十二言。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魂魄既往。身亦從之。則無形迹也。雖無形迹。大歸其本根。則見聞思索。雖不及。而至無而供其求者。

在焉。此不形之形也。魂魄未散。雖能見聞思索而有見聞思索之所不及者。歷歷明明。無聲無臭者。存焉乎其間矣。此形之不形也。此形與神散滅而非無也。形神未散滅而非有也。此所謂不死不生之真。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如此論。則凡天下之人。皆知而能言之。故曰。是人之所同論也。知而言之者。非其真也。將至其真者。未嘗從事於斯矣。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務事也。此亦衆人之所常論。而唯有言語。而無實踐也。皆是思索之所知。而亦非其真也。所謂途中而非家舍。不可謂之大歸之

人也。若真至。則途中之事。曾不論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若論途中之事。而不已。則其不至也明矣。故曰。論則不至。夫道不二。而其一猶不立。冥然杳然。惚乎恍乎。非言辯見聞之所能及也。故曰。明見無值。夫物二。則相對而相值。今一。而一亦不立。豈有可值之理哉。辯亦然。故曰。辯不若默。聞亦然。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塞其耳而不聞也。所謂聞而非也。見而非也之意。既是不可論。不可見。不可辯。不可聞。何處下手乎。學者當須猛省。禪語云。不說不聞。是真般若。余亦猶夢中說夢者也。急投筆空

解莊子卷之十七
手而默矣。讀此解者。不若不讀之為愈乎。此段實
是非言語筆之所能解也。此之謂大得。此一語。何
以證之。難哉。難哉。六十言。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
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夫人尊道。每每求之於高遠。故以最下者答之。欲
人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也。呂註云。螻蟻有知而

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生而有形。屎溺有
形而臭腐。若是期其所在。則道無所不在也。呂氏
細分螻蟻以下之各異。甚屬無謂。惟使人知雖微
物臭穢之物。道無所不在耳。東郭子之不應。偏以
道為尊故也。禪家常有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等
語。以示無見而非道。獨見云。見螻蟻則說螻蟻。見
稊稗則說稊稗。見瓦甕則說瓦甕。見屎溺則說屎
溺。所謂盈天地皆物。而盈物皆道也。履狶之喻。單
承在屎溺來。今屠家估計豕之輕重。猶云除毛屎。
存肉幾何也。每下愈況。言所問者在道之文。不在

解莊子卷之十一
道之質。質豈可期乎。以言期而後可故也。如正獲之官。問監市以履豨之法。豕之肥瘠。以足蹴之。可知也。豨。大豕也。蹴。其臀也。臀。物之底。故以為下。正。市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羅注云。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雖與監市異職。而同為飲射之事。故問之也。九十五言。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

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閼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至此段說道之質不可期必。故曰。汝唯莫必。謂不必期道定在何處也。天下豈逃物而有道乎。畢竟道之與器不可相離。故曰。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大至也。周徧咸三字。其指一而已。終日說玄說妙。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言說道。子以聞聞道。言與聞皆非道也。將更與子上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者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說無聞。何意旨之有。無為乎。澹而

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故。不知其所至。即是湛然常住。其有去來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盖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知來而不知去。皆貪著。而非自然。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然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也。是以有為。應境迹。以無往來。應自然。彷徨乎。馮於閒曠。入於大知。而不知其所窮。此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無論所終窮者。如是也。大知猶言大道也。獨見云。澹則不紛。而自

至于靜。漠則不擾。而自至于清。調則不戾。而自至于閒。如此則吾志寂矣。運用三不知。正是吾志已寂。而隨道以為屈伸。以見吾志。最可期而偕于道。則不可期如此。而况欲期道乎。此時惟彷徨無倚于馮閔之中。雖大知慧者。亦不能知道止於何處也。夫道莫不周徧成於萬物矣。而不可期必。又逃物而更無道之所止。嘗試遊乎本原冥冥之靈府。同合而論其無所終窮。則萬物與我。相與無為乎。澹靜乎。漠清乎。調閒乎。又無所作為乎。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乎。和而自適乎。西仲云。文實一意而

兩疊所以取態也。此解亦得。既如是反省自察。則
吾志寥寥然。百感亦不能擾于其中。往而不知所
往。來而不知所止。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官冥然。無
所下手。無所容喙。彷徨馮闕。冲漠無朕。大知雖入
此中。亦不知其所窮。故不能言其崖略。宜矣。道之
不可定指也。百十三言。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
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
散也。

夫道無在。無不在。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陟於
物而無際。故曰。與物無際。凡物有名者。皆有際。際
謂邊際。有邊際。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謂之物際。
所謂人民禽獸。草木蟲魚。螻蟻稊稗。瓦甓屎溺。是
也。然物物者。非離此物而別在焉。故曰。不際之際。
際之不際者也。夫物有際。而物之盈虛衰殺。無際。
故曰。謂盈虛衰殺。何則。物者。一定之形。道者。無定
之變化。故能使物盈虛者。道也。而謂道為盈虛。則
非也。道能使物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亦復
如此。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可併觀。夫道寓乎盈虛。

衰殺本末積散之中。而不在乎盈虛衰殺本末積散之中。能為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之迹。是故非物則莫以顯道。非道則莫以成物。物以道成。道以物顯。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人之於道也。能推究此理。則道不他求而自知。固備乎我矣。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亦可以發明道之所在也。六十二言。

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

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堦乎。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隱几闔戶晝瞑。收吾視反吾聽。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也。若神農曾不隱几闔戶晝瞑。而超越於視聽之外。則猶可以得老龍之發言矣。而日中闔戶而瞑者。其欲求道而未得者也。芻荷甘推開戶。以告老龍之死。神農自知未得道。故曰。天知予僻

解 陋慢訑。此神農自知之明也。自知其僻陋慢訑。則其幾乎免僻陋慢訑矣。循本云。多推開也。曝然放秋聲。天者。指老龍吉也。肩吾以來。以至言稱狂言者。不少矣。然其為狂言。各有差別。如逍遙遊。則以接輿之言為狂言者。不知至言之所以為至言。而以為狂言也。其他可類推也。如此條之狂言。則不然。夫至道非知之可及。而況言語乎。雖至言。而比之真道。則猶言語也。非真也。故以至言為狂言也。今神農曰。無所發予之狂言者。自以為老龍當以狂言發予之未達也。不爾而死者。以予僻陋慢訑。

故也。弇垺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仰望欽慕也。故曰。天下之君子所繫。今神農未免僻陋慢訑。此其於道也。秋毫之端。未得處萬分之一。而猶知老龍之藏狂言而死也。不知萬分之一者。猶且有此自知之明也。而況能體道。而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者乎。凡論道者曰。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所以使人收視返聽。而體道之言筌。而此外更無可言之言。唯謂之冥冥耳。此言筌而非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此雖至言。亦狂言耳。但當假狂言以體真道也。由是觀之。自六經至百家之言。

皆無不狂言也。百四十九言。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難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

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泰清聞弇埒弔之言。道本無窮。因問無窮曰。子知道乎。既是無窮。何有知乎。故曰。吾不知。此段當子細體認。人之脩道。其心泰清。而後可入道也。故泰清發問也。向自心推究也。道體本無窮。而不可知也。於是又問無為。無為者。雖無心于為。而無不為。

則唯無為。而猶有為之之迹。故曰吾知道。泰清因推究無為之所以知道曰。子之知道有數乎。數者。於變化無定之中。有大定者。是也。夫道者。高下巨細。無所紆。故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無為而無不為之迹耳。此道之所以發于外。而非其本根也。或曰淮南子云。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與此文同。足以觀道之所以發見于外。而不一定也。泰清又自省。以問無始曰。無窮與無為。是非若何。曰不

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與首章知北遊之三節似而非也。何則。無為謂之不言。狂屈之中忘。黃帝之答之各有差別。其曰玄水。曰白水。曰帝宮。可以觀其地位之不同也。此段則不然。自初在泰清之地位。而自問自答也。夫無窮之體。不可窮。此乃不知之地位。而泰清未發問之先。是也。無為而無不為。則不思索。而出於天然之作為者。皆無為也。此泰清自知之地位。是也。反覆推究之。知與不知既落兩邊。於是推究之於未始有始之無始。而決其疑也。無始答以深淺內外之旨。此

亦未免兩邊。於是泰清中而自歎知不知之皆出於真知其知亦無迹而不落二邊也。無始之地位是也。因推究道非見聞言語形名問答之所得而及也。重掃淨之。真面目之地位。歷歷明白。而後為究竟也。凡世人以問答往來以為得道者不少矣。道既不可問而問之。是問窮也。不可應而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者。惟執無心無為之地位。而不能放下者之故態耳。如是者。外不觀古往今來之變化散滅。天地萬物之會道去來之當體。又內不知窅然冥然。無聲無臭。超越萬物之大初。是

以不能過崑崙。以貫天之一氣。又不能遊于十方虛空消殞之大虛。唯死執其所得之奇特。而放不下。而已抗顏臨人。以為得時矣。其習染不可滌除也。學者不可不審也。二百六十二言。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按應帝王曰。立於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夫觀宇宙知大初。過崑崙。遊大虛者。其體如何。縱得其彷彿。

解莊子
佛。又是光曜而非真。則其光曜者。不能無疑也。此撥轉泰清無始之地位。而得其本體之光曜者也。然則其光曜之所由出者。其有乎。無有乎。學地猶滯光曜邊。則其非真也。光曜終不得問。而熟視無有之狀貌。已是無有也。窅然空然。終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搏而不得也。此於光曜一邊。形容無有之狀也。無有未嘗有片言隻辭也。光曜又歎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光曜自歎曰。予既有無矣。此能掃淨一切。而至乎無地也。而未能無其無也。而況無亦無之地位乎。無亦無。則無有之境。可

廢幾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前段段段推究。而後幸有此一段。使學者體真面目。至哉妙哉。所謂維摩之一默。厭倒文珠者是也。非立乎不測之地者。安能遊乎無有之境哉。八十言。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此似達生篇痼癭丈人承蜩之文。恐是彼篇之錯簡乎。西仲云。彼篇為養生而言。此為明道而言。其

然豈其然乎。陸云。大馬。大司馬也。鈞。鈞名。後世言吳鈞是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鈞者。老而精絕。其無豪芒之失。臣有守者。守所謂純氣之守。非鈞無察。所謂唯蠅翼之知也。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與用者。為用也。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太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翼註云。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為捶。獨見云。用之以下。是莊子論斷。無不用此對用之言。技猶如此。道寧可以無守乎。西仲云。用者。技也。尚借不他用之神。以為用。而況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

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七十五言。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照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字之曰道。夫未有天地。則混成而無可見聞之物。雖無物。而物物之

物超然獨立矣。此老子所謂先天地生之物。而冉求之所問。見聞知慮之所不及也。疑獨云。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後。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冉求始則虚心以問。虛則神受之。照然終則聞言而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生。故昧然。管見云。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今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

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變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之。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者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又何必更求耶。蓋使之返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繫之矣。陸云。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也。冉求驟以是為問。盖有難於為言者。而夫子直曰可知。盖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證。欲冉求之自悟焉耳。盖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此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求未喻也。明日復見曰。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故。想其初問之時。略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改語其故。昔之昭然者。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虚心受教。神者

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暎。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也。為字去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能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慮。罷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脫悟。如其未悟。已矣。未應矣。不起見解也。疑獨管見。方壺之說。各有所見。然如隔

靴搔痒余熟察之。冉求有略窺未有天地之風光而發問者乎。何則。人人既聞自首章至光曜之義。粗有悟入處。故託冉求以示其意者也。夫未有天地之先。不可思。不可慮。無所下喙。不測無有。而不可端倪。夫子突然以可知答之。其與所以發問之意大有逕庭。此所以失問而退也。於是一夜以其所問與其所答反覆思索。而是非混亂。茫乎昧然。明日復見曰。昔日昭然。其理明矣。此嘗有悟入處故也。至今日則昧然不分曉。此為夫子之答言所混淆故也。凡學者。雖到工夫純熟。而見一旦豁然。

貫通之地。猶有從前染習之事理。而不忘其心。不徹底脫然。但方貫通豁然之時。了了分明。自以為古往今來無可疑者。又無可障者。真是不恥聖賢。其自宥之情。卒有以遮隔本體之明。此死執豁然貫通之理。而不放故也。有人指擿其死執之理障。則茫然無所措其喙也。故夫子曰。昔日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先字可玩味。夫神無方不可測。先受之者。我嘗執其神無方之理。自其理而照之故也。神素無可受之體。而受之者。我有貫通之理故也。此未有天地之先。不可知。不可言。然夫子反曰可。

古猶今也。此唯定在貫通之地位。而不達變化。聞古猶今之言。其心茫然。不知著落。為夫子之一言。所昧却其心。起思慮以求之。此為不神者求也。夫未有天地。則無古今始終。猶未有子孫者。之以為有子孫也。冉求將對。未對。夫子忽曰。已矣。未應矣。汝勿開口。當自省以體其真也。此久習舊參之人。僅見道之一斑。未見其全豹者。往往自宥之情。勝而為識者所譏笑者。不少矣。學道之人。不可自居鄙淺也。獨見云。此種境界。正聖人所存而不論。今且發之。為純亦不已者。緊著一鞭也。百二十二言。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_下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管見云。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_下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_下先天地生者。唯有物物者之非物者。而先天地生矣。強字之曰道。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于形器。便不得為先天地之物。

解莊
卷之十一
由其有形器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于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為澆漓。是以太古無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治。其唯善求己之先天者歟。陸云。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故益生厚生。裨益不於有常之外。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

終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死為且莫。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焉。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槁木死灰。唯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素有先天地而生之物。是形器之物邪。非形器之物也。故物物者非物。自物物之物出者。則有

解莊 卷之十一
死生非先天地而生之物也。先天地生者無死生
古今始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
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觀之。聖人之愛人
無已者。亦其性空中。添了愛緣。故古今輾轉相續
不絕。此箇聖人還似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
取也。夫聖人似有意必固我者。非有意必固我也。
方壺計。以為有意必固我者也。聖人之愛人。而無
已者。亦自其無意必固我中。轉化來。學者當須辨
明焉。此段之議論實為學者發其蘊者。不可容易
讀過也。六十九言。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陸云。將者。奉承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而有
迹者也。回問遊於無將無迎之地。外化者。應感無
迹也。內不化者。不與遷也。然亦必有箇不化者存。
而後能化物。如人胸中。必有不淫不移者在。然後
輕富貴。必有箇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死生。故曰。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

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莫多即一不化者也。以上陸解。夫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如明鏡之當臺。聖人清白之心性是也。此顏子之欲遊處也。夫子曰。古之人對外物。則如明鏡之不藏妍媸。不將迎也。雖不藏不將迎。而其與物化而不乖。是外化之謂也。雖然。不為其外物。不起希望。不生欣厭。來則與之相應。去則無遺意。其心清徹。如鏡與鏡相對。無一點渣滓翳影。此內不化之謂也。非特不化。無可化之思慮也。今之人。內懷欣厭。外逐事物。內既為外物所轉。

化。而外飾言語威儀。以抗顏對人。此內化而外不化者也。夫與物化而無迹者。有一不為物所化者存。故能使物化於我德也。是亦非有化者與不化者而然也。化與不化。兩不關其胸中也。故曰。安化。安不化。亦非與相靡順而然也。故曰。安與之相靡。唯一不化者。與萬事萬物不化。故曰。必與之莫多。此不多者。即一不化者也。箇一不化者。足以化萬物矣。能體之。則足以遊不將不迎之處也。七十二言。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受上文而言。凡古今有其教者。上自太古。至今日之諸子百家。皆各有所主。而示教於其徒。然各有所執守。以作一家。故曰圃。曰圃。曰宮。曰室。曰人。曰師。各作一家之模樣也。其教雖有大小廣狹之異。而自作窠窟。以自善者同也。而各相釐以是非。釐者。以確相摩盪之義。各是非相軋也。雖古人既如此。而況今人乎。如聖人則不然。處物不傷物。遇獮

韋氏之圃。則作其圃以應之。使其化純真。遇黃帝之圃。則應其圃達之。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儒墨者師。亦復然。處其教。而不傷其守。故外物外人。皆化而達純真也。故曰。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物已不能傷。我亦不傷物。相偕化於無事之天者也。故曰。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也。能與人相將迎。則有所將迎。而不居於將迎。不居於將迎。故能與人相將迎也。此非聖人。不能當之。所謂唯聖者能之者。是也。六十九言。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古藏本。皋壤句下。有與我無親四字。義更優。應從之。補註云。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于分受之外。求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

益衆矣。故可悲也。夫山林之景。皋壤之望。不入其中。則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敝殫精力於外物。平素不堪其煩擾。因一到山林皋壤之境。則乍脫却世念而欣欣然而樂也。少焉。則牧童田夫。無足俱語者。況市廛隔遠。助興無酒肉妓樂之協。口樂心之具。其寂寥慘澹可察也。故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是山林與市廛。其境雖相隔。而俱為外境所轉。而起哀樂之情者均也。此哀樂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外物所寄。如逆旅耳。人而為外物之逆旅。豈不悲哉。且知遇而不知。

解莊
卷之十七
不遇能能而不能不能矣。不能不知孰能免之乎。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而猶務以求免乎人之所不免。此亦可悲之甚者也。為計日拙。為心日勞。不達於人世無常之說者。亦不少矣。故曰。至言去言。不落於筌蹄。至為去為。不牽於世故。唯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其知亦淺矣。此不知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故也。此知字。與首章知北遊之知字。相去幾何也。識者當於是費平章也。百五言。此篇通計二千六百十一言。使人去知與故而體

道真。其所論大出乎人意表。精粹純密。無所不盡。然非善讀者。不能達其深旨。當須忘言忘知而領之於言意之外也。以上外篇。自駢拇至知北遊十五篇。合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言。受內篇七篇之旨。而盡蘊之又蘊者也。論外而照內。假內而喻外。其反覆變化輾轉無窮。非特文理之奇逸。其深旨之所在。有不可以言意盡者矣。非識者。不足俱談其奧伏冀世之學道者。當須剗心以達道之真矣。

解莊卷之十七終

明治十五年二月三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出版

定價金壹圓七十五錢

註解人

故

宇津木益夫

京都府士族

宇津木貞夫

東京神田区小川町四十七番地

出板人

發

兌

内外兵事新聞局

同京橋区元数寄屋町三丁目四番地

小林新造

同京橋区南傳馬町三丁目六番地

